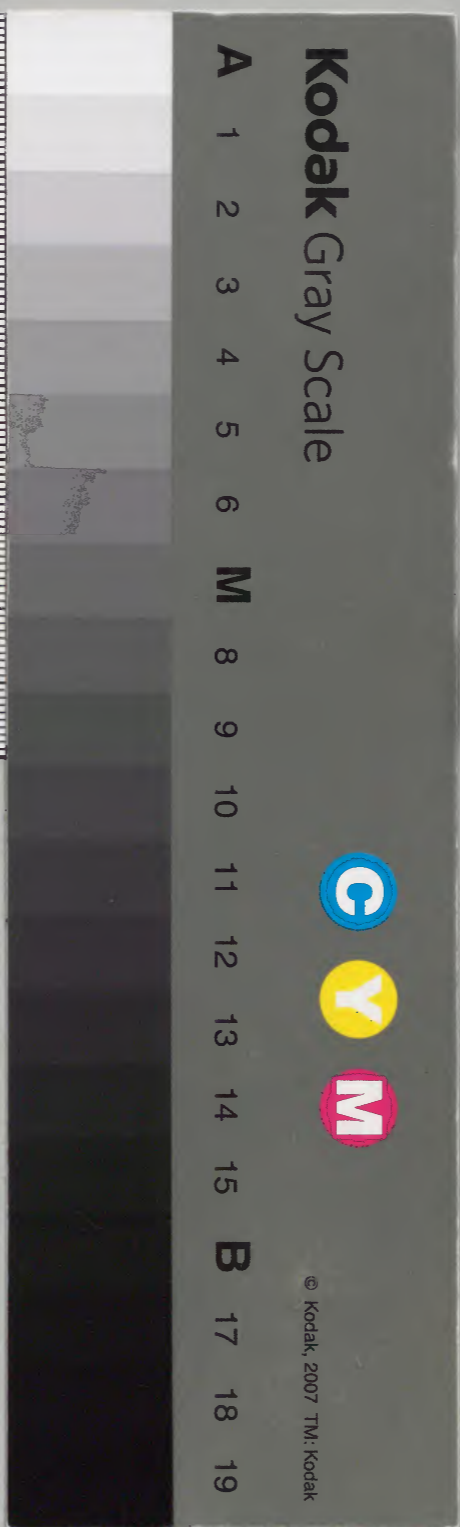


漢書門			
六	一	三	二
冊	架	函	號
			二八〇五

內閣文庫			
三〇七	一	二	八
函	架	冊	號
			二八〇五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805
冊數	6 (3)	
函號	307	212

0 1 2 3 4 5 6 7 8 9 10



新刊鶴林玉露目錄

乙集

廬陵羅

太經

景綸

卷之一

高宗配享

紫宸衫

非孟

匹士光國

不交近習

王定國趙德麟

妬婦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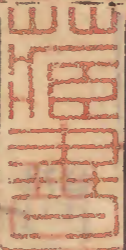
誅曦詔

古人稱字

靜重

門窠龍樓

自家他家



冬至奏對

詩家論愁

經總錢

論語

本政書

元子宗子

六和塔詩

湖州生祠

黃陵廟詩

殺人手段

詩互體

陳黃送秦少章

住山翁

奏疏貴簡

問居交遊

廢心用形

卷之二

紅友

韓平原客

詠鷗

老瓦盆

去婦詞

楊太真

遷謫量移

隱士出山

批荅授引

物畏其天

詩用助語

存問逐客

野服

而已失官

函首詩

前襄後貶

春風花草

旌忠莊

三將

彤庭分帛

血山

五心如秤

韓范用兵

天佑忠賢

齊人歸女樂

張魏公討苗劉

贈頭陀詩

卷之三

陳子衿傳

以學為詩

活處觀理

祝壽

至人

桃錦柳綿

村莊犬雞

謝昭雪表

末世風俗

五百弓

白羊先生

東坡文

叔世官吏

宰輔久任

安樂直錢多

借助夷狄

東坡書畫

鮫字

博浪沙

詩人胸次

牒

姦錢

有若劫寨

無字

朱文公帖

畢再遇

詩犯古人

徐孺子

玄真子圖

責將帥

卷之四

養兵

天棘

家乘

中興十策

不死

月下傳杯

題貪樂圖

竹

雍公薦

詩興

荆公議論

詩禍

功成不受賞

四老安劉

安子文自贊

釣臺詩

來蕪渡

一錢斬吏

馮三元

西山生祠

廬陵苗鹽

文章邪正

雲日對

佛本於老莊

猫捕鼠

轉丸鳴鏑

卷之五

啓運宮望祭殿

就齋詩

大臣賜家廟

古婦人辭

碑銘

戒更革

潘默成

諸葛武侯或陵

肴核對答

初筮揚郡

柔福帝姬

鸞祠廟

蘄黃二守

儉約

斷决

臣諂主愚

鍼慰道人

檀弓脫句

女戒

二老相訪

漢二獻

風香

示儉

識字

萬卷百車

湯武

景不訓仰

始皇表紹

一聯八意

卷之六

兄弟偕

烏石題名

臨事之智

雨晴詩

善帥

子家羈

中興賦聯

晏先

老馬

師子子驄

無思無為

養鷄養虎

子死生

晚唐詩人

詩疊字

應世守己

韓璜廉按

伯夷太公

擒扁尋龍

自警詩

虞賓

信義樓記

朱温母兄

詩文反句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乙集

廬陵 羅大經 景綸

高宗配享

高廟配享洪容齋在翰苑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四人為請蓋文武各用兩人出於孝宗聖意也遂令侍從議時宇文子英等十二人以為宜如明詔而識者多謂呂元直不厭人望張魏公不應獨遺楊誠齋時為秘書少監上書爭之以欺專私三罪在容齋且言魏公有社稷大功五建復辟之

勳一也發儲嗣之議一也誅范瓊以正朝綱三也
用果珎以保全蜀四也却劉麟以定江左五也於
是有旨再令詳議越數日不上忽喻大臣曰吊順
浩等配享正合公論更不須議洪邁固是輕率楊
萬里亦未免浮薄於是二人皆求去宋齊守南徐
誠齋字高安而魏公迄不得配食誠齋詩云出却
金宮入梵宮翠微綠霧添衣濃三年不誠西湖月
一夜初聞南澗鐘藏室蓬山真昨戲園翁溪友得
今從若非朝士追相送何處冥鴻更有蹤又云新

晴在々野花香過雨迢々沙路長雨朝立朝今結
局一生行客老還鄉猶嫌數騎傳書札賸喜千峯
入肺腸到得前頭上船處莫將白髮照滄浪此去
國時詩也可謂無幾微見於顏面矣具冢嗣東山
先生伯子跋其論配享書藁云覆羹直得皂囊書
錦水元來勝石渠但寶銀鈎并鑲畫何須玉帶與
金魚蓋苗劉作亂時矯隆祐詔賊窟魏公宋高宗
在昇陽宮方啜羹左右來告驚懼羹覆于手々爲
之傷暨復群見魏公泣數行下舉手爾公痕跡猶

榘左次魏和作子詩云鑾坡蓬監兩封書道院東
西各付渠乾道聖人無固必是非付與直哉魚詞
意亦佳但當塗乃江東道院容齋守南徐非當塗
也

紫窄衫

宋渡江以來士大夫始衣紫窄衫上下如一紹興
九年詔公卿長吏毋得以戎服臨民復用冠帶論
者以為擾於是士大夫皆服涼衫乾道中李猷之
上言會聚之際顏色可憎今陛下上承兩宮宜復

紫衫為便上從之蓋人情樂簡便久矣昔孝節先
生徐仲積事母至孝一日踈然自省曰吾以襤屨
謁貴人而不以見母是敬母不如敬貴人也不可
乃日具襤屨揖母人皆笑之孝節行之終身近時
靜春先生劉子澄朱文公高弟也守衡陽日以冠
裳蒞事憲使趙民則掌紫衫來見子澄不脫冠裳
肅之民則請免冠裳子澄端笏肅容曰戒石在前
小臣豈敢民則皇恐退具冠裳以見然由是不相
樂夫襤屨揖母冠裳蒞民常事也而世俗且笑之

且難之至於紫窄袖衫乃戎服也出於兵興一時
權宜而相承至今不能改然則古道何時而可復
乎

非孟

李養伯著常語非孟子後舉茂材論題出經正則
庶民興不知出處曰吾無書不讀此必孟子中語
也擲筆而出昇說之亦著論非孟子宋建炎中宰
相進擬除官高宗曰孟子發揮王道說之何人乃
敢非之勒令致仕鄭叔友著崇正論亦非孟子曰

軻忍人也辨士也儀秦之流也戰國縱橫捭闔之
士皆發冢之人而軻能以詩禮者也余謂孟子以
儀秦之齒舌明周孔之肺腸的切痛快蘊醒萬世
此何可非秦伯所以非之者謂其不當勸齊梁之
君以王耳昔武王代紂舉世不以爲非而伯夷叔
齊獨非之東萊呂先生曰武王憂當世之無君者
也伯夷憂萬世之無君者也余亦謂孟子憂當世
之無君者也秦伯憂萬世之無君者也此其時也
卓論真可與夷齊同科至於說之叔友拾其遺說

而附和之則造矣

匹子光國

平原孟嘗君養天下客而未嘗得一客張湯公孫弘接天下士而未嘗得一士魯仲連固不肯與雞鳴狗盜者伍也汲長孺固不肯與奴顏婢息者齒也若得一魯仲連則一客可以敵千客若得一汲長孺則一士可以埒千士故山谷詩云匹士能光國三處不滿隅

不交近習

不主癰疽疥癩所以為孔子不禮臧倉王驪所以為孟子宋璟不與內侍交語明皇深加獎難杜悰不從監軍請選宮女入宮武宗知其有宰相才范純夫為諫官東隣官官陳衍園亭在焉衍每至園中不敢高聲謂其徒曰范諫議一言到上前吾輩不知死所矣此其所以為范純夫也此其所以為元祐也王黼為宰相與官者梁師成隣居窗開後戶往來徽宗幸黼第徘徊觀覽偶見之大不樂此其所以為王黼此其所以為崇觀政宣也

歎

王定國趙德麟

東坡於世家中得王定國於宗室中得趙德麟許不容口定國坐坡累謫賓朋瘴煙窟裡五年面如紅玉尤為坡所敬服然其後乃階梁師成以進而德慶亦諂事譚稹紹興初德慶主管大宗正司有旨令易環衛官宰相呂頤浩奏曰今時讀書能文蘓軾嘗薦之似不須易高宗曰今時昔事譚稹為清議所薄竟易之士大夫晚節持身之難如此余觀屈平之騷經曰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

為茝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朱文公釋之曰世亂浴薄士無常守乃小人害之而以為莫如好脩之害者何哉蓋由君子好脩而小人嫉之使不容於當世故中材以下莫不變化而從俗則是其所以致此者反無有如好脩之為害也嗚呼其崇觀政宣之時乎宜二子之改節易行也

妬婦喻

張無垢在越上作幕官不請供給錢在館中進書

不肯轉官人皆以為好名之過無垢曰既請月俸
又受供給偶然進書又便受賞於我心實有不安
此亦本分事何名之好貪者往之不曾尋思此心
病也心有病人安得知我知之當自鑿別人既不
自知病反惡人醫猶婦人妬者非特妬其夫又且
妬人之夫其或甚矣無垢此喻甚切世降俗薄貪
濁成風反相與嗤笑廉者諛佞成風反相與嗤笑
直者軟熟成風反相與嗤笑剛者競進成風反相
與嗤笑恬退者侈靡成風反相與嗤笑儉約者傲

誕成風反相與嗤笑謙嘿者賈子云莫邪為鈍兮
鈇刀為銛東坡云變丹青於玉堂兮乃反謂子為
非智風俗至於如此豈不可哀

誅曦詔

安子文與楊臣源李好義合謀誅逆曦矯詔之詞
曰惟干戈省厥躬朕既味聖賢之戒雖犬馬識其
主爾乃甘夷虜之臣邦有常刑罪在不赦詞旨明
白乃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曦年十許歲時其
父挺嘗問其志曦有不臣之語其父怒蹴之爐火

中灼其面號赤巴子云

古人稱字

魏鶴山云古人稱字最不輕儀禮子孫於祖稱皆稱字孔門諸子多稱夫子為仲尼子思孫也孟子又子思弟子也亦皆稱仲尼雖今人亦稱之而不為恠游夏之門人皆字其師漢初唯子房一人得稱字中世有字其諸父字其諸祖者近世猶有後學呼退之兒童誦君實之類觀鶴山此說古人蓋以稱字為至重今世唯平交乃稱字稍尊稍貴

者便不敢以字稱之與古異矣曾哀公誅孔子亦曰尼父則君亦可以字臣周益公謂先君曰壽皇每稱東坡唯曰子瞻而不名其欽重如此

靜重

大凡應大變處大事須是靜定疑重如周公之赤寫几之是也漢武帝因不移步識霍光因不轉睛識金日磾亦是窺見他靜定疑重處故逆知其可以託孤寄命韓魏公之凝立亦此類也歐陽公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形

容得最好然魏公亦只是天資至如司馬公則加
以學力尤不可及如更勅法傳欽之賴于瞻勸其
防後患公起立拱手仰視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
此事此必大小力量方能為此言張宣公云使
其當時應答不過曰苟利社稷遑恤其他只如此
說已自好安能如公之言更不論一己利害想其
平日所養故臨事發言能如是中理雖聖人不過
如此說近於終條理者矣

問寢龍樓

宋紹熙甲寅光宗以疾不能過宮吾郡尹德麟初
參太學簾引詩題出問寢龍樓曉德慶詩云父母
人皆有儀刑自冕旒問安趨燕寢拂曉過龍樓鶴
駕嚴晨衛雞人徹夜籌茲聞天語接飛棟月華收
萬姓齊呼舞三宮款獻酬小儒憂國切幾白九分
頭學官繫節一時傳誦

自家他家

象山與羅春伯書云宇宙無際天地開闢本只一
家來書乃謂自家屋裡人不亦陋乎謂之自家不

知孰為他家古人但問是非邪正不問自家他家
君子之心未嘗不欲其去非而就是捨邪而適正
其怙終不悛則當為夫之上六矣舜於四凶孔子
於少正卯亦治其家人耳象山此論可謂渾厚高
明且以我朝言之自慶曆以前無君子小人之名
所謂本只一家者也故君子不受禍自慶曆以後
君子小人之名始立則有自家他家之分矣故君
子之受禍一節深於一節
冬至秦對

丁常任毘陵人宋淳熙間為郎冬至日上殿秦對
王音曰曉來雲物甚奇卿曾見否常任實不曾見
即對曰豈惟臣見之四海萬姓皆見之孝宗大喜
曰卿對甚偉命除淮漕

詩家喻愁

詩家有以山喻愁者杜少陵云憂端如山來傾洞
不可撥趙嘏云夕陽樓山上重疊未抵春愁一倍
多是也有以水喻愁者李傾云請量東海水看取
淺深愁李后主云問君都有幾多愁恰似一江春

水向東流秦少游云落紅萬點愁如海是也賀方
由云試問間愁知幾許一川煙草滿城風絮梅子
黃時雨蓋以三者比愁之多也尤為新奇兼與中
有比意味更長

經筵錢

宋宣和中大盜方臘擾浙中王師討之命陳亨伯
以發運使經制東南七路財賦因建議如賣酒鬻
糟商稅牙稅與夫頭子錢樓店錢皆少增其數別
曆收繫謂之經制錢其後盧宗原頗附益之主翁

彥國為總制使倣其法又取贏焉謂之總制錢靖
康之初掌詔罷之軍興議者再請施行色目寢廣
視宣和有加焉以迄于今為州縣大患初亨伯之
作備也其兄聞之哭於家庶謂利民產怨禍必及
子孫厥後葉正則作外蒿謂必盡去經總制錢而
後天下乃可為治平乃可望然中興百年非無聖
君賢相未聲有議及此者是獨何也

論語

杜少陵詩云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賈

蓋以論語爲兒童之書也。趙普再相人言普山東人所讀者止此語。蓋亦少陵之說也。宋太宗嘗以此語問普。略不隱對曰。臣平生所知誠不出此。昔以其半輔太祖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輔陛下致太平。普之相業。因未能無愧於論語。而其言則天下之至言也。朱文公曰。某少時讀論語。便知愛自後求一書似此者。卒無有。

本政書

林勳。賀州人。宋紹興中。登進士第。嘗進本政書。欲

漸復三代井田之法。大略謂。五尺爲步。百爲畝。百爲頃。九爲井。方一里。井十爲通。十爲成。方十里。成十爲終。十爲同。方百里。一同之地。擬封萬井。實爲九萬頃。三分去一。爲城郭市井官府道路山林川澤。與夫磽确不毛之地。定其可耕。與爲民居者。三千四百井。實爲三萬六百頃。一頃之田。二夫耕之。矣。田五十畝。餘夫亦如之。摠二夫之田。則爲百畝。畝之收。平歲爲米五十石。上熟之歲。爲米百石。二夫以之。養數口之家。蓋裕

如矣。總八頃之稅為米十有六石，錢三貫二百文。此之謂什一井。復一夫之稅以其人為農正，掌勸督耕耨賦稅之事，但收十有五夫之稅，總計二千四百井之稅為米五萬一千石，為錢一萬二千貫。以此為一同之率，一頃之屋其地百畝，十有六夫分之。夫宅五畝，總十有六夫之宅為地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社學場圃，一井之人共之，使之朝夕群居以教其子弟。然貧富不等，未易均齊，奪有餘以補不足，則民駭矣。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

十畝以上者為良農，不足五十畝者為次農，其無田而間民與非工商在官而為游惰末作者皆為驅之，使為隸農。良農一夫以五十畝為正田，以其餘為羨田。正田毋敢廢業，必躬畊之。其有羨田之家則無得買田，唯得賣田。至於次農則毋得賣田而與隸農皆得買羨田以足一夫之數，而升為良農。凡次農隸農之未能買田者皆使之分耕良農之羨田，各如其夫之數，而歲入其租於良農。如其俗之故，非自能買田及業主自收其田皆毋得遷。

業若良農之不願賣羨田者宜悉俟其子孫之長而分之官毋苛奪以買其怨少須暇之自合中制矣其書大略如此朱文公張宣公皆喜其說謂其有志復古然今時欲行經界尚以為難况均田乎

元子宗子

橫渠西銘曰太君者父母之宗子其說本於召公召誥曰有主雖小元子哉又曰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元子即宗子也武王誓師之辭曰宜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余謂父母之說不如元子宗子

之說意味深長蓋謂之元子宗子則天父地母臨之於上諸弟之顛連無告者責望於下非特惻然於同胞之愛且有所敬憚而不敢隨其職分矣

六和塔詩

李彊父為昭文相嘗出六和塔題詩云往來塔下幾經秋每恨無從到半頭今日登臨方覓險不如歸去卧林丘彊父為相清正謹守規矩自奉如寒士書卷不釋手農于位謚文清

湖洲生祠

宋嘉定間楊伯子為湖州守彈壓豪貴牧養小民
治聲赫然為三輔冠郡之士相與肖象祠于學宮
與工部尚書戴少望並祠伯子意不悅會除浙東
廉節將行辭先聖先師禮畢與教官諸生坐于講
堂命取所祠画像來題詩其上云面有憂民色天
知報國心三年風月少兩鬢雪霜深更莫留形迹
何曾發古今不如隨我去相伴老山林遂卷藏而
行當時士子有戲和其詩者末句云可憐戴工部
獨樹不成林

黃陵廟詩

陸士規布衣士詩秦檜喜之掌挾秦書于臨川守
餽遺不滿意外堂嫚罵守懼以書白秦自解秦怒
陸甚陸請見不出然猶冷其子小相者見之問其
近作陸誦其黃陵廟一絕云東風吹草綠離之路
入黃陵古廟西帝子不知春花春又去亂山無王鷓鴣
啼小相入誦之秦吟賞再四即命請見待之如初
宗 殺入手段

出一件來弄便不是殺入手段我則只有寸鏃便可殺人朱文公亦喜其說蓋自吾儒言之若子貢之多聞弄一車兵器者也曾子之守約寸鏃殺人者也
杜少陵詩云風含翠篠娟之淨雨裊紅蕖并之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謂之互體揚誠齋詩云綠光風連麥白碎日翻池亦然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

陳黃送秦少章

韓文公作歐陽詹哀詞云詹聞人也父母老矣捨朝夕之美以來京師其心將以有得於是而歸為父母榮之雖其父母之心亦然詹在側雖無離憂其志不樂也詹在京師雖有離憂其志樂也山谷送秦少章從賴公學云斑衣兒啼真自樂從師學道也不惡但使新年勝故年即如常在郎罷前右山云士有從師樂諸兒却未知欲行天下獨信有俗間疑秋入川原秀風連鼓角悲目前豚犬類未

即罷父事也

必慰親思。二詩皆用韓愈而石山之味永陸象山云男子生而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有四方之志此其父母教之望之第一義也顏子之家一簞食一瓢飲在人不堪憂之地而其子乃從其師周遊天下獲宋衛陳蔡之厄而不以為悔此豈俚俗之人拘曲之士所能知其義哉蓋誠使此心無所放失無所陷溺全天下之所予而無傷焉則千萬里之遠無異於親膝不然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為不孝也象山此說尤更精透

住山僧

有僧住山或謀獲之僧乃掛草鞋一雙於方丈前題詩云方丈前頭掛草鞋流行坎止任安排老僧脚底從來闊未必枯骸就此埋余謂士大夫去就亦當如此揚誠齋立朝時計料自京還家之累費貯以一篋鑰而置之卧所戒家人不許市一物恐累歸擔日各促裝者余又聞昔有京尹忘其名不携家唯弊篋一擔每晨起則撒帳卷席食畢則洗鉢收箸以拄杖撐弊篋于廳事之前常谷逆旅

人將行者故擊搏豪強拒絕官寺悉無所畏余曩
在太學嘗館于一貴人之門一日命市新六百券
有卒微哂謂其徒曰朝士今日不知明白事乃買
柴六百貫邪余因竊歎士大夫之見有不如士卒
者多矣

奏疏貴簡

劉錙通
錙平國云秦疏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以
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禽無
逸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表何嘗

費詞近時如張宣公自都機入奏三劄陸象山為
刪定官輪對五劄皆可法

詩間居交遊

自古士之間居野處者必有同道同志之士相與
往還故有以自樂陶淵明移居詩云昔欲居南村
非為下其宅聞多素心人樂與數晨夕又云隣曲
時來往抗言談在昔奇文共欣賞疑義相與析則
南村之隣豈庸之之士哉杜少陵在錦里亦與南
陵朱山人送還其詩云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
隣

栗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
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
暮相送柴門月色新又云相近竹參差相適人不
知幽花歆滿筵禁水細通池歸客村非遠殘尊席
更移看君多道氣從此數追隨所謂朱山人者固
亦非常流矣李太白尋魯城北范居士誤落蒼耳
中詩云忽憶范野人間園養幽姿又云還傾四五
酌自詠猛虎詞近作十日歡遠為千歲期風流自
歎蕩謔浪偏相宜想范野人者固亦可久之流也

發心用形

列子曰仲尼發心而用形淵明詩云形迹憑化往
靈府長獨聞說得更好蓋其自彭澤賦歸之後洒
然悟心為形役之非故其言如此果能行此則靜
亦靜連亦靜雖過化存神之妙不外是矣謂淵明
不知道可乎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一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廬陵羅大經景綸

紅友

常例宜興縣黃土村東坡南遷北歸嘗與單秀才
步田至其地地主携酒來餉曰此紅友也坡曰此
人知有紅友而不知有黃封可謂快活余嘗因是
言而推之金貂紫綬誠不如黃帽青蓑朱轂綉鞍
誠不如芒鞋藤杖醇醪養牛誠不如白酒黃雞玉
戶金鋪誠不如松窓竹屋無它其天者全也

韓平原客

韓平原嘗爲南海尉延一士人作館客甚賢而文
既別音問杳不通平原當國常思其人一日忽來
上謁蓋已改名登第數年矣一見歡甚館遇極厚
嘗夜闌酒罷平原屏左右促膝問曰某謬當國秉
外間議論如何其人太息曰平原家族危如累卵
矣尚復何言平原愕然問故對曰是不難知也椒
殿之立非出於平章則椒殿怨矣皇子之立非出
於平章則皇子怨矣賢人君子自朱熹彭龜年趙

汝愚而下存逐貶死不可勝數則士大夫怨矣邊
釁既開三軍暴骨孤兒寡婦之哭聲相聞則三軍
怨矣並邊之民死於殺掠內地之民死於科需則
四海萬姓皆怨矣鼓是衆怨平章何以當之平原
默然久之曰何以教我其人辭謝再三固問乃曰
僅有一策主上非心黃屋若急建青宮問陳三聖
家法爲揖遜之舉則皇子之怨可變而爲恩而椒
殿退居德壽雖怨無能爲矣於是輔佐新君渙然
與海內更始曩時諸賢死者贈卹生者召擢遣使

嫗

聘虜釋越請和以安邊境優犒諸軍厚恤死士除
苛解燒盡去軍興無名之賦使百姓有更生之意
然後選擇名儒遜以相位乞身告老為綠野之遊
則易危為安轉翫為福或者其庶幾乎平原猶豫
不能決欲留其人處以掌故其人力辭竟去未幾
禍作

詠鷗

杜少陵詩云鷗行烟自如形容甚妙如召南太夫
節儉正直而退食委蛇彼都人士行歸于周而從

容有常皆烟自如者也

老瓦盆

杜少陵詩云莫笑田家老瓦盆自從盛酒長兒孫
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蓋言以瓦盆
盛酒與傾銀壺而注玉杯者同一醉也尚何分別
之有由是堆之蹇驢布韉與金鞍駿馬同一遊也
松座莞席與繡帷玉枕同一寢也知此則貪富貴
賤可以一視矣昔有僕嫌其妻之陋者主翁聞之
召僕至以銀盃瓦椀各一酌酒飲之問曰酒佳乎

對曰佳銀盃者佳乎尾盃者佳乎對曰皆佳主翁
曰盃有精粗酒無分別汝既知此則無嫌於汝妻
之陋矣僕悟遂安其室少陵詩意正如此而一本
乃以玉字作瓦字失之矣

去婦詞

李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倚床今日
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
今以為絕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絕之詞耳豈
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適我梁母發我笱雖遭放

棄而猶反顧其家戀之不忍乎乃知國風優柔忠
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古今賦昭君詞多
矣唯白樂天云漢使却回憑語寄黃金何日贖蛾
眉君王谷問妾顏色莫道不如宮裏時前輩以為
高出衆作之上亦謂其有戀之不忘君之意也歐
陽公明妃詞自以為勝太白而實不及樂天至於
荆公云漢恩自淺胡自深人生樂在相知心則悖
理傷道甚矣杜子美儒冠忍餓垂翅青冥殘盃冷
炙酸辛萬牀不得已而去秦然其詩曰尚憐終南

狀

山回首清澗濱亦君之意藹然溢於言外其為千
載詩人之冠冕良有以也魏鶴山云處人倫之變
當以三百五篇為正考槃小宛之為臣小弁凱風
之為子燕之谷風之為婦終風之為母柏舟之為
宗臣何人期之為友皆不遇者也而責已重以周
待人輕以約優柔肫切怨而不怒憂而不敢疏也
東坡在黃在惠在儋不遇不偉患其傷於太蒙便
欠畏威敬怒之意如茲遊最奇絕所欠唯一死之
類詞氣不甚平又如韓文公庶碑詩云作書詆佛

譏君王要觀南海窺衡湘方作諫書時亦冀諫行
而跡隱豈是故為詆譏要為南海之行蓋後世詞
人多有此意如去國一身高名千古之類十有八
九若此不如君王義重家國憂深聖賢去魯去齊
不若是翹者非以一去為難也此論精矣

楊大真

武惠妃薨明皇悼念不已後宮數千無當意者或
言壽王妃楊氏之美絕世無雙帝見而悅之乃令
妃自以其意乞為女官號大真更為壽皇娶韋昭

訓女潛納太真宮中寵遇如惠妃冊為貴妃與衛
宜公納彼之妻無以異白樂天長恨歌云楊家有
女初長成養在深閨人未識天生麗質難自棄一
朝選在君王側為尊者諱也近時楊誠齋題武惠
妃傳云桂折秋風露折蘭千花無朵可天顏壽王
不忍金宮冷獨獻君王一玉環詞雖工意亦未婉
唯李商隱云龍池賜酒敞雲屏羯鼓聲高衆樂停
夜半宴歸宮漏永薛王沉醉壽王醒其詞微而顯
得風人之體

遷謫量移

士大夫危言峻節遷謫淒涼晚歲收用衰落懲創
刑方為圓者多矣吊子約謫廬陵量移高安楊誠
齋送行詩云不愁不上青雲去上了青霄莫愛身
蓋祖杜少陵送嚴鄭公云公若居台輔臨危莫愛
身然以之送遷謫流徙之士則意味尤深長也

隱士出山

尾以道與陳叔易俱隱嵩山叔易被召出山以道
作詩云處士何人為作牙盡携猿雀到京華故山

巖壑應惆悵六之峯前只一家籍溪胡原仲除正
字朱文公寄詩云先生去上芸香閣之老新峨豸
角冠留取幽人卧空谷一川風月要人看閣老也
二詩相似然以道後亦出山時人反以此詩嘲之
文公卷舒以道難進易退高節全名師表百世乃
知終南少室之流與有道之士正不可同年語也

批荅授引

東坡批荅呂大防辭免恩命云鄉有盜賊夷狄之
虞倉廩禮樂之歎陰陽風雨之憂此三者誠當今

之大計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夫既以責其君
而不以身任之非仁人也蓋援其所自言者以勉
之近時真西山批荅參政樓鑄乞致仕不死云夫
七十致仕雖著于經二三大臣難拘此制卿昔代
言輩以是却臣隣之請矣豈今日遂忘斯誼乎此
又切矣

物畏其天

穎濱釋莊子曰魚不畏網罟而畏鸚鵡畏其天也
物之畏其天誠有可恠者余里中一村童嘗見大

蛙十數聚于汗池，蝮棘之下，欲前捕之，熟視乃一
巨蛇，蟠棘下，以恣啖群蛙。哇群蛙疑立，待啖不敢動。
又村叟見蜈蚣，逐一蛇行，其急蜈蚣漸近，蛇不復
連張口，以待蜈蚣竟入其腹，逾時而出，蛇已斃矣。
村叟棄蛇于深山中，踰旬往視之，小蜈蚣無數，食
其腐肉，蓋蜈蚣產卵于蛇腹中也。余又嘗見一蜘蛛
逐蜈蚣甚急，蜈蚣逃入籬，捨竹中，蜘蛛不復入，
但以足跨竹上，搖腹數四而去。伺蜈蚣久不出，剖
竹視之，蜈蚣已節々爛斷，如蟹醬矣。蓋蜘蛛搖腹
之時，乃灑溺以殺之也。物之畏其天，有如此者。夫
蛇之恣啖群蛙，自以為莫已敵矣，而不知蜈蚣之
能涉其腹也。蜈蚣之斃蛇，育子自以為莫吾禦矣，
而不知蜘蛛之能醢其軀也。世之人昂昂然以凶
毒自多者，可以觀矣。且蛙之不能敵蛇，固也。蜈蚣
小於蛇，而能制蛇；蜘蛛小於蜈蚣，而能制蜈蚣。
物豈專以大小為強弱哉。

詩用助語

詩用助語字貴帖妥如杜少陵云古人稱逝矣吾

道卜終焉又云去矣英雄事荒哉割據心中谷云
日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韓子蒼云曲檻以南青
嶂合高堂其上白雲深皆渾然帖妥吾郡前輩王
才臣云並舍者誰清可喜各家之竹翠相加曾幼
度云不可以風霜後葉何傷於月雨餘雲亦佳

存問逐客

李養發忤秦檜貶海上雷州守王彥恭存問周魏
甚至檜聞之貶彥恭辰陽陸升之表發姪婚也告
許未發家事得刪定官檜死彥恭復官外之貶雷

州故澹庵謫嶺南士大夫多凌蔑之否則畏避之
方滋字務德本亦檜黨待之獨有加禮澹庵深德
之檜死其黨皆逐務德入京謀一差遣不可得栖
栖旅館澹庵偶與王梅溪語及其事梅溪曰此君
子也率館中諸公訪之且揄揚其美務德由此遂
晉用由此觀之君子贏得做君子小人枉了做小
人

野服

朱文公晚年以整服見客榜客位云榮陽呂公嘗

言京洛致仕官與人相接皆以間居野服爲禮而
歎外郡之不能然其指深矣其已叨誤恩許致其
事本末未敢遽以老夫自居而比緣久病艱於動
作遂不免遵用舊京故俗輒以野服從事然上衣
下裳大帶方履比之涼衫自不爲簡其所便者但取
束帶足以爲禮解帶足以燕居且使窮鄉下邑得
以復見祖宗盛時京都舊俗如此之美也余嘗於
趙季仁處見其服上衣下裳衣用黃白青皆可直
領兩帶結之緣以皂如道服長與膝齊裳必用黃

中及兩旁皆四幅不相屬頭帶皆用一色取黃裳
之義也別以白絹爲大帶兩旁以青或皂緣之見
齊董則繫帶見卑者則否謂之野服又謂之便服
而已失官

宋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詞指剴
切真西山謂陳正甫曰讀洪考功封事某殊有愧
色其封事中論臺諫失職云月諫將臨筆不較下
榻量議論之異同揣摩情分之厚薄可否未決吞
吐不能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恭請聖駕款謁景

靈宮而已。臺臣摘以爲言，謂祇見宗廟，此事重也。而洪某乃言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慢易，有輕宗廟之意。遂遭罷黜，仍鐫三官。舜俞有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三官之重，其殺宗廟

宋曾公亮函首詩

庶人之讐，釋記禮者謂可盡。五世矧有天下者乎？齊襄復九世之讎，昏狄大之。我國家之於金虜，蓋百世不共載天之讎也。宋開禧之舉，韓侂胄無謀，浪戰固可罪矣。然乃至函其首以乞和，何也？當時

太學諸生之詩曰：「鼎錯既誅，終叛漢於期已入竟亡。燕此但以利害言耳，蓋未嘗以名義言也。譬如人家子孫，其祖父爲人所殺，其田宅爲人所吞，有一狂僕佐之復讎，謀踈計淺，迄不能遂，乃歸罪此僕，送之讎人，使之甘心焉，可乎哉？」

前褒後貶

韓昌黎上太尹李實書云：「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國如閣下者。今年以來，

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沮塊止魄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布宣天子威德其何能及此其後作順宗實錄乃云實諂事李齊運驟遷至京兆尹恃寵強復不顧邦法是時大旱畿甸乏食實一不以介意方務聚斂徵求以給進奉每奏對輒曰今年雖旱而穀甚好由是租稅皆不免陵轢公卿勇於殺害人不聊生及謫通州

長吏市里謹呼皆袖瓦礫遮道伺之與前書一何反也豈書乃過情之譽而史乃紀實之辭耶然退之古君子單辭片語必欲傳信寧肯妄發而舉人過情乃至於此是不可曉也近時汪彥章投李伯紀啓云孤忠貫日正二儀傾側之中凜氣橫秋揮萬騎笑談之頃又云士訟公寃咸舉幡而集闕下帝從民望令免曹以見國人其贊義至矣及君翰苑草伯紀謫詞乃云朋姦罔上有虞必去於驩兜欺世盜名孔子先誅於正郊又云專殺尚威傷列

聖好生之德信讒喜佞為一時群小之宗與前啓
又何反也伯紀真君子而醜詆至此嘻其甚矣當
時亦有以此問彦章者彦章云我前啓直一翰林
學士而彼不我用安得不醜詆之是可笑也退之
之於李實豈亦若是邪終李實真小人與伯紀不
同退之失於前之過譽彦章失於后之過毀譽猶
可過也毀不可過

春風花草

杜少陵絕句云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
泥融飛

燕子沙暖睡鴛鴦或謂此與兒童之屬對何以異
余曰不然上一句見兩間莫非生意下二句見萬
物莫不適性於此而涵泳之體認之豈不足以感
發吾心之真樂乎太抵古人好詩在人如何看
在人把做什麼用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
更無山隔斷天光直與水相通樂意相關禽對語
生香不斷樹交花等句只把做景物看亦可把做
道理看其中亦儘有可玩索處大抵看詩要胸次
玲瓏活潑

旌忠莊

韓世忠嘗議買新淦縣官田宋高宗聞之御札特以賜世忠其詞云卿遇敵必克克且無擾聲卿買新淦田為子孫計今舉以賜卿聊旌卿之忠故其莊號旌忠蓋當時諸將各以姓為軍號如張家軍岳家軍之類朝廷頗疑其跋扈聞其買田蓋以為喜故特賜之世忠之買田亦未必非蕭何之意也克且無擾四字可謂要言如王全斌輩非不克柰擾何信能行此四字雖古名將何以加諸

三將

漢惟一趙充國唐惟一王忠嗣宋朝惟一曹斌有三代將帥氣象唐人詩云澤國江山入戰圖生民何計樂推蘓憑君莫話封侯事一將功成萬骨枯讀之可為酸鼻

彤廷分帛

杜少陵詩云彤廷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即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之意也

士大夫誦此亦可以悚然懼惻然思矣余嘗見荆
郡迂新者設飾甚費因成詩云赤子須摩撫紅塵
幾送迎慕張雲傘匝車列鑑鮮明豈是股民血空
教適宦情忍聞分符者竭澤自求盈

血山

宛主假山成請宮僚觀之姚坦熟視曰此血山耳
開寶塔成甲錫上疏曰衆以為金碧煒煌臣以為
塗膏鬻血

吾心如秤

諸葛孔明曰吾心如秤不能為人作輕重至哉言
乎信能此則吾心即造化也殺之而不怨利之而
不庸已不勞而萬物服矣乃知孔明長嘯草廬時
其所講不在伊呂下杜少陵云伯仲之間見伊呂
指揮若定失蕭曹可謂識孔明心事矣或謂旣比
之以伊呂矣又比之以蕭曹何也余曰不然下句
蓋惜其指揮未定而死耳使其指揮谷定則雖蕭
曹且不能當况司馬仲達乎指揮蓋措置經畫也
如兵民雜耕留屯久駐之類失猶無也故末句有

志決身殲之歎

韓范用兵

郭仲晦云用兵以持重為貴蓋知彼知己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百戰百勝之術也昔韓范二公在五路韓公力於戰范公則不然曰吾唯知練兵選將積穀豐財而已余觀東軒筆錄載韓公欲五路進兵以襲平夏范公不可韓公遣尹師魯至慶州約進兵范公曰我師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深入師魯歎曰公於此

乃不及韓公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當先置勝負於度外公何區之過慎如此范公曰大軍一動萬命所懸乃可置於度外乎師魯不能強而還韓公遂舉兵次好水川元昊設覆我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韓公遽還至半途亡者之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曰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哀慟之聲震天地韓公掩泣駐馬不能進范公聲之歎曰當是時難置勝負於度外也國朝人

物當以范文正為第一。雷韓皆不及。雷公欲誅，
仲約其見亦不逮。范公余嘗有詩云：奮髯要斬高
郵守，攘臂甘驅好水軍。到得繞牀停轡日，如知心
服范希文。

天佑忠賢

序

劉元城貶梅州，章厚輩必欲殺之。郡有土豪克人
也，以此得官，往京師見章厚，自言能殺元城。厚
大喜，即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驅車速還。及境，郡
守遣人告元城，略處置後車，與客笑談飲酒。

以待之。至夜半，忽聞鐘聲，問之，則其人已嘔血而
死矣。秦檜晚年嘗一夕秉燭獨入小閣治文書，至
夜半，蓋欲盡殺張德遠、胡邦衡諸君子，凡十人，
區處既定，只俟明早奏行之。四更忽得疾，數日而
卒。檜父嘗為靜江府古縣令，守師胡舜陟欲為檜
父立祠於縣，以為逢迎計。縣令高登剛正士也，堅
不奉命。舜陟大怒，文致其罪，送獄鍛鍊，備極慘毒，
登幾不能堪。未數日，舜陟忽沮，登乃獲免。近時大
理評事胡夢昱以直言貶象郡，過桂林，師錢宏祖

欲害之未及有所施行亦暴亡嗚呼謂天不佑忠賢可乎

齊人歸女樂

朱文公云齊人歸女樂說者謂愛女樂必怠於政事故孔子遂行然以史記觀之又似夫子懼其讒毀而去如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已魯仲連論帝秦之害亦曰彼又將使其子女讒妾為諸侯妃處梁之官梁君安得晏然而已乎想當時列國多此等事故夫子不得不星夜急走余謂齊人但欲

盡魯君之心君心既盡則所謂怠於政事聽讒疾賢之事自然色之有之楊誠齋云人主之治天下必先正其治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人敵國之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懲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為用孔子之主非魯君之心乎

張魏公討苗劄

苗傳劉正彥之亂張魏公在秀州謀舉勤王之師
苗劉爲詔至天赦厚犒諸軍公潛於府庫中尋舊
詔書令人馳往十數里外易其詔既至令僚屬宣
詔但爲撫諭之詞略張於譙樓旋即斂之大犒諸
軍群情賴以不搖時張俊亦在秀州公深結之會
韓世忠舟師亦至公與世忠對哭因饗俊世忠將
士呼諸將投至前抗聲問曰今日之事孰逆孰順
皆對曰賊逆我順又曰若浚此舉違天悖人可取
浚頭歸苗傳不然一有退縮悉以軍法從事衆皆

感憤遂勒兵行次臨平逆黨屯距不得前世忠等
搏戰大破之傳正彥遁入閩追獲斬首拜公知樞
密院事時年才三十三

贈頭陀詩

楊誠齋贈抄經頭陀詩云剝血抄經奈若何十年
依舊一頭陀袈裟未著言多事著了袈裟事更多
今世儒生竭半生之精力以應舉寬官幸而得之
便指爲富貴安逸之媒非特於舉問切已事不知
盡心而書冊亦幾絕交如韓昌黎所謂墻角君看

短檠棄陳右山所謂一登吏部選筆硯隨掃除者多矣是未知著了袈裟之事更多也余同年季南李金登第後回師以冠裳寫其真南金題詩云落魄江湖二十年布衫濶袖裹風煙如今個樣新裝束典却清狂賣卻顛雖一時戲語然知紳裳之束縛非韋布比而加意檢束亦自有味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二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廬陵 羅 大經 景綸

陳子衿傳

先友李衍進之有雋才於書無所不讀不幸年逾二十而死吾黨惜之以比王逢原邢居實進之嘗以三百五篇詩名作陳子衿傳其辭曰陳子衿宛丘門人也其先居甫田世有清人當漢時緇衣為縣令者甚眾及進士設科綠衣登第祭之而有於都人士中為敢盛雖之如也子衿母名靜女封

碩人掌采蘋汝墳風雨暴至殷之其雷有小星墜
于懷載馳而歸出車思齊禱于清廟遂生子衿正
十月之交也生時東方未明設庭燎以舉之鼓鐘
于宮以饗賀客賓之初筵晨風和暢餅列白華粢
有木瓜紉芄蘭焚藜蕭綢繆露洽客有既醉擊鼓
歌曰椒聊之蕃衍兮葛藟之綿之猗嗟盛哉其大
君門驚人瑞世騶虞慶趾歌闋主人謝曰今日之
集薄具無羊幸南有嘉魚薦俎式微諸君亮之客
皆假樂至雞鳴迺罷碩人教養子衿欲令三才並

通故試之泮水使學烈文置之靈臺使觀雲漢出
之旄立使知民勞行則君子陽之狡童不得伍居
則衡門闕宮巧言無從入日月既夕問學大明碩
人卒子衿哀毀甚素冠廬墓門朝夕瞻仰讀劬勞
之詩三復哀慟門人爲之發蓼我於是念列祖之
緒覃思文典而家窶無衣豐年乏食葛屨履霜門
人或爲之伐木或爲之采葛或爲之采菽采芣以
供衣食新永掌喟然歎曰噫嘻非天保我其誰閔
予小子乎逝將時邁四方冀昌厥志必不獲遂則

采薇首陽追蹤夷齊耳迺正月吉日出其東門載
驅而行遵大路過株林度陂澤褰裳以濟溱洧則
思子產之乘輿狼跋而登終南則念杜陵之秀句
信南山之霧豹想崧高之降神瞻彼洛矣則慨然
有繫楫之志抗彼河廣則躍然有焚身之思過東
山而想謝傳之風流涉渭陽而歎西平之勲烈訪
落帽於龍山吊文王於畢郢登高懷遠凄然無歸
因著青蠅賦以譏切當世迺濟沔水逾韓奕復入
南山節南山而西寄食于公劉之家南山有臺下

瞰大田彼黍離々延及南陔楚茨棫櫟樛木蕪葭
翁蜜羅結黃鳥玄鳥綿蠻差池桑扈鴛鴦飛鳴自
適葛生其中載芟載劉規爲小宛以供游觀破斧
伐檀大東方之地以築新臺植以桃李樊以苑柳
羅以其棠環以泉水東則東門之楊東門之粉駢
翠交青比則山有扶藪野有蔓草葱蔚可愛俯視
則隰有萋楚匏有苦葉菁々者我皇々者華紛紅
駭綠錯布如錦其桑中則桑葉可拈采綠之女行
露沾衣其下泉則魚藻交加鳧鷖上下振鷺鴻雁

或集或翔又有漸之之石可以考槃揚之水則清
流激湍多采繁之岷竹竿垂綸魚麗于釣東門之
池葛覃其上芣苢卷耳瓠葉校杜之屬尤多其中
谷有推其丘中有麻其房有鵲巢其塢有茨其園
有桃其標有梅其汾沮洳則有裳之者華與苕之
華隱映於行蒿之門其中野則鹿鳴呦之鶴鳴華
革終日不絕其隰桑之下則棠棣黍苗敷榮秀實
有杖之杜幢之如蓋匪風而涼公劉曰與其友召
旻之弟小旻小弁及子衿號五公子酣飲其中子

杖

衿雖羈窮公劉心知其非豎民比敬愛無斃采芣
殺羔羊射鳩雉洞酌流泉所以奉子衿者甚至頃
之子衿欲有所適公劉贈以白駒送以候人子衿
乃歷東門之墀入早麓過北山之神移文招之
子衿亦樂其幽邃往從其招作歌曰北山有樞為
吾之居北山有竹籜兮率之山之卷阿凱風何多
山之崇丘谷風脩之何草不黃陰翕而藏何彼襍
矣青陽韶美朝夕歌之聲滿天地山多鳥獸草蟲
有關睢鴉羽鳩鳩鴉鴉蝻斯蟋蟀碩鼠之類雜出

其間其野有死麕其狡兔愛之其鷦之奔之俄而
有鷦巢其屋有狐出其竇子矜憮然曰鳥獸不可
與同群於是還魏陟岵山適楚至江有汜得柏舟
濟漢廣與楚人荅伯祈父二子乘舟二子知子矜
抱負不群謂之曰君子行役既乏臣工又無車牽
羔裘將敝頰弁蕭條般桓江漢隻影無儔之觀生
民莫不有十畝之間以耕一版之屋以處方春之
時蝮螻載見膏雨將降東方之日小明則女曰鷦
鳴士曰味且或將仲子與叔于田或伯兮居守或

大叔于田蓑笠在身良耜在手長幼暨之或籩或
稌四月六月雨無止時引渠灌輸俾苗怒長七月
既秋華黍將收太車以載月出方歸及夫定之方
中農隙多暇則呼盧令携兔置挾角弓張九戩施
敬筍以獵以漁其富者或駕駟鐵乘四牡有軍驂
麟有馱駟之車攻原野網交淇澳醜風湛露角勝
校獲何其樂也至有得時遇主取相封侯入資彤
弓出建于旄被絲衣曳紈袴武夫前呵莫敢執競
有女同車有手其娉窈窕由儀思與君子偕老如

燕之飛彼何人斯踵其常武豈子之所難哉夫
蓋世勳名權輿一念俾說胥靡相殷武丁天作商
父文王有聲雖維天之命亦有志竟成今子幸遭
時清平下武右文不能小恣于心奮取富貴而維
清泉白石以自潔終風苦霧以自隱不與賢登于
朝顧與我行于野徒歎昊天有成命之不可易而
不知所欲之必從也以斯于世不亦左乎藉曰無
意斯世則相鼠有穴况於人乎一區未辯脫有小
小戎冠子將奚歸唯君簡兮毋謂我生流坎由庚

甲之利不利也子衿曰諾哉二子行矣我將思之

傳不記其人之所終用其賦賁曰異哉子衿之為人其孔北

海李太白之流乎觀其抗志青雲之上睥睨宇宙
猶以為尔而不免為旅人諺曰人之則為虎不用
則為鼠若子衿者豈以用不用異其心哉

以學為詩

趙昌父云古人以學為詩今人以詩為學夫以詩
為學自唐以來則然如嘔出心肝搗擢胃腎此生
精力盡於詩者是誠弊精神於無用矣乃若古人

亦何嘗以學為詩哉。今觀國風間出於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口。未必皆學也。而其言優柔諄切。忠厚雅正。後之經生學士。雖窮年畢世。未必能措一辭。正使以。后。世之學為詩。其胸中之不醇不正。必有不能掩者矣。雖貪者賦廉詩。仕者賦隱逸詩。亦豈能逃識者之眼哉。如白居易之詩。曠達間適。意輕軒冕。孰不信之。然朱文公猶謂樂天人多說其清高。其實愛官職。詩中及富貴處。皆說得口津。地涎出。可謂能窺見其微矣。嗟夫。樂天之言。且不可盡信。况餘人乎。楊誠齋云。古人之詩。天也。后世之詩。人焉而已矣。此論得之。

活處觀理

古人觀理。每於活處看。故詩曰。鸞飛戾天。魚躍于淵。夫子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又曰。山梁雌雉。時哉。々々。孟子曰。觀水有術。必觀其瀾。又曰。源泉混混。不舍。晝夜。明道不除。窓前草。欲觀其意思。與自家一般。又養小魚。欲觀其自得。意皆是於活處看。故曰。觀我生。觀其生。又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學。

者能如是觀理胸襟不患不開濶氣象不患不和平

祝壽

陸象山在荆門上元不設醮但合士民於設廳前
聽講洪範皇極斂時五福一段謂此即為民祈福
也今世聖節令僧陞座說法祝聖壽而郡守以下
環坐而聽之殊無義理程大昌鄭丙在建寧並不
許僧陞堂說法朱文公在臨漳且令隨例祝香不
許入問話余謂若祖象山之法但請教官陞郡席
講席講詩天保一篇以見歸美報上之意亦自雅

訓則

至人

莊子謂至人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如周公遭變而
赤寫几々孔子厄陳而絃歌自如皆至人也不濡
不熱言其心耳非言其血肉之身也

桃錦柳綿

杜陵詩云不分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初
讀只似童子屬對之語及細思之乃送杜侍御入
朝蓋綿錦皆有用之物而桃花柳絮乃以區之之

顏色而勝之亦猶小人以巧言令色而勝君子也
侍御分別邪正之官故以此告之觀不分生憎之
語其剛正疾邪可見矣

村莊犬鷄

韓平原作南園於具山之上其中有所謂村莊者
竹籬茆舍宛然田家氣象平原嘗遊其間甚喜曰
撰得絕似但欠雞鳴犬吠耳既出莊遊他所忽聞
莊中鷄犬聲令人視之乃府尹所爲也平原大笑
益親愛之大學諸生有詩曰堪笑明廷鴛鴦甘作

村莊犬鷄一日永山失勢湯燂鑊莫刀封

謝昭雪表

武穆家謝昭雪表云青編塵乙夜之觀白簡悟
壬人之譖甚工

末世風俗

王荆公論末世風俗云賢者不得行道不肖者得
行無道賤者不得行禮貴者得行無禮其論精矣
嗟夫荆公生於宋朝極盛之時猶有此歎况愈降
愈下乎

五百弓

荆公詩云卧占寬間五百弓蓋佛家以四肘為弓肘一尺八寸四肘蓋七尺二寸其說出譚楚

白羊先生

宋紹熙甲寅孝宗外遊光宗疾不能喪中外人情洶々襄陽兵官陳應祥歸正人也欲乘此為變結約已定其間一卒買卜於市所謂白羊先生者卜者詰之曰此卜將何用觀所占是殺爺殺娘底事大不好莫做却吉其人色動時都統馮湛帳前適

有一人在傍知見遂潛跡之至一茶肆與之語給以已得罪於湛儻有所謀願預一人之數卒始不肯言再三問之乃以實告但深以卜不吉為疑其人曰若疑其不吉當與汝同首可轉禍為福卒然之然恐無驗乃引其人詣陳曰此人都統帳前人也近偶得罪可為內應陳始不得再三言之乃與以白巾一告以期約其人與卒急請湛告變時張定叟作帥湛携首狀告定叟時定叟方卧起與湛密議定復就寢徐令具酒肴與客飲遣數人請陳

及其佗一二兵官同來面以首狀及白巾請陳
辭屈乃集衆於教場射殺之二人及白羊先生皆
補官

東坡文

莊子之文以無爲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坡
平生熟此二書故其爲文橫說豎說惟意所到俊
辯痛快無復滯碍其論刑賞也曰當堯之時臯陶
爲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
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其論武王也

曰使當時有良史如董狐者則南巢之事必以叛
書牧野之事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必將爲法
受惠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
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王其
以是哉其論范增也曰增始勸項梁立義帝諸侯
以此服從中道而弑之非增意也夫豈獨非其意
將必力爭而不聽也不用其言而殺其所立羽之
疑增自此始矣其論戰國任俠也曰楚漢之禍生
民盡矣豪傑宜無幾而代相陳豨從車千乘蕭曹

為政莫之禁也豈懲秦之既以為爵祿不能盡廢
天下之士故少寬之使得或出於此也耶在此類
皆以無為有者也其論勵法禁也曰商鞅韓非之
刑非罪之刑而所以用刑者則罪之刑也其論唐
太宗征遼也曰唐太宗既平天下而又歲之出師
以從事於夷狄蓋晚而不倦暴露於千里之外親
擊高麗者再焉凡此者皆所以爭先而處強也其
論從衆也曰宋襄公雖行仁義失衆而亡甲常雖
不義得衆而強是以君子未論行事之是非先觀

衆心之向背謝安之用諸桓未必是而衆之所樂
則國以人安康亮之召魏峻未必非而勢有不可
則反成危辱凡此類皆以曲作直者也葉水心云
蘓文架虛行危縱橫倏忽數百千言讀者皆如其
所欲出推者莫知其所以自來古今議論之傑也

叔世官事

葉水心云唐時道州西原蠻掠居民而諸使調發
符牒乃至二百函故元結詩以為賊之不如杜少
陵遂有繫之元道州前賢畏後生之語蓋一經兵

亂不肖之人妄相從迫菴其民賊猶未足以爲
病而官吏相與亡其國矣至哉言乎古今國家之
亡兆之者夷狄盜賊而成之者不肖之官吏也且
非特兵亂之後暴驅虜取吾民而已方其變之始
也不務爲弭變之道乃以幸變之心施激變之術
張皇其事誇大其功借生靈之性命爲富貴之梯
媒甚者假夷狄盜賊以邀贊其君輾轉滋蔓日甚
一日而國隨之矣

宰相文任

唐太宗相房元齡二十三年用魏證及相十八年
此外惟李林甫元載最久宋朝魏楚贈王支正詩
云太平宰相年々出君在中書十一秋蓋以爲最
久矣至蔡京秦檜乃皆十八九年近時史衛王獨
專國秉至二十六年此古今所無至晚年得未疾
猶專因秉數年尤古今所無故洪彝俞詩云陰陽
眠燮理

安樂直錢多

周益公退休欲以安樂直錢多五字題燕居之室

思之累日未得其對一士女請以富貴非吾願為對公欣然用之

借助夷狄

花門尚留杜拾遺以為憂吐蕃既回陸軍公以為官

東坡書畫

東坡謫僧耳道經南安於一寺壁間作鼓竹醜石甚奇韓平原當國劄下本軍取之守臣親鑑臨以紙糊壁全堵脫而龜之以獻平原大喜置之間古堂中平原敗籍其家壁入秘書省著作庭辛郊之

火焚右文殿道山堂而著作庭幸無恙壁至今猶存坡之北歸經通韶州月華寺值其改建法堂僧巧坡題梁坡欣然接筆右梁題歲月在梁題云天子萬年永作明主斂時五福敷錫庶民地獄天宮同為淨土有性無性齊成佛道右梁題字一夕為盜所竊左梁字尚存余嘗見之墨色如新坡歸至常州報恩寺僧堂新成以板為壁坡暇日題寫幾遍後黨禍作九坡之遺墨所在搜毀寺僧函以厚紙糊壁塗之以漆字賴以全至紹興中詔求蕪黃

墨蹟時僧死久矣一老頭施知之以告郡守除去
漆紙字劃宛然臨本以進高宗大喜老頭施得祠
曹牒為僧

鮫字

劉禹錫作九日詩欲用鮫字以其不經見迄不敢
用故宋子京詩云劉郎不敢題鮫字虛負詩中一
世豪然白樂天詩云移坐就菊鼓鮫酒前羅列則
固已用之錙由唱和之詩不知曾談及此否

博浪沙

錙劉通

張子房欲為韓報讐乃指金募死士於博浪沙中
以鐵椎狙擊始皇誤中其副車始皇怒大索三日
不獲未逾年始皇竟死自此陳勝吳廣田儉項梁
之徒始相尋而起是禡祖龍之魄倡群雄之心皆
子房一擊之力也其關繫豈小哉余嘗有詩云不
惜黃金募鍊椎祖龍身在魄先飛齊田楚項紛
起輸與先生第一機

詩人胸次

李太白云剗却君山好平鋪湘水流杜子美云斫

却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一公所以為詩人冠冕者
胸襟濶大故也此皆自然流出不假安排

牒

左氏傳王子朝之亂晉命諸侯輸周粟宋幾大心
不可晉士伯折之乃受牒而歸今世臺府移文屬
郡曰牒蓋晉秋時霸主於列國已用之矣

姦錢

今江湖間俗語謂錢之薄惡者曰壓錢按賈誼疏
云今法錢不立農民釋其耒耜冶鎔炊炭姦錢日

多俗音訛以姦為壓爾

有若劫寨

左氏傳吳師在魯微虎欲宵攻王舍擇卒三百有
若與焉葉水心曰有若尚劫寨何況他人余謂吳
師歷魯之亡無日有若視父母之邦阽危如此義
氣所激願與宵攻之列使誠因是而死得死所矣
豈不賢於子路之死乎水心以為劫寨過矣

無字

周易無皆作無王述曰天屈西北為無蓋東南為

春夏陽之伸也故萬物敷榮西北為秋冬陽之屈也故萬物老死スレバ則無矣此字說之有意味者也

朱文公帖

廬陵士友藏朱文公一小簡真跡云便中承書知比日侍奉安佳吾子讀書比復如何只是專一勤苦無不成就第一更切檢束操守不可放逸親近師友莫與不勝已者往來熏染習熟壞了人也景陽想已起省季章當只在家九百必能盡心苦口

切須承稟不可有違謬云成人不自在スレバ不成久此言雖淺然實切至之論千萬勉之大學說謾納試讀之不曉處可問季章也未即相見千萬為門戶自愛之簡蓋與其親戚卑行也大全集所不載右生晚進能寫一通置之座側朝夕觀省何患不做好人景陽姓許名子春季章姓劉名黼皆廬陵醇儒從文公學季章後為特奏第一人

畢再遇

宋開禧用兵諸將皆敗唯畢再遇數有切虜常以

水櫃敗我，再遇夜縛，藁人數千，衣以甲冑，持旂幟，
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虜人驚視，亟放水櫃旋，
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兵攻虜，大敗，又嘗引虜，
與戰，且前且却，至于數四，視日已晚，乃以香料煮，
黑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為敗走，敵乘勝追逐，其，
馬已飢，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敵，
人馬死者不勝計，又嘗與虜對壘，度虜兵至者，日，
衆難與爭鋒，一夕接營去，慮虜來相追，乃留旗幟，
於營，并縛生羊置其前，不足於鼓上，擊鼓有聲，虜

不覺其為空營，復相持竟日，及覺欲追，則已遠矣，
近時沈州蠻叛，荆湖制司遣兵討之，變以竹為箭，
傳以毒藥，略著人肉，血濡縷，無不立死，官軍畏之，
莫敢前，乃祖再遇之，智裝束藁人，羅列焜耀，蠻見，
之以為官軍也，萬矢俱發，伺其矢盡，乃出兵攻之，
直擣其穴，一戰而平。

詩犯古人

近時趙紫芝詩云：一餅茶外無祇待，同上西樓看，
晚山世以為佳，然杜少陵云：莫嫌野外無供給，乘

興還來看藥欄即此意也。社子野詩云尋常一樣
窓前月纔有梅花便不同。世亦以為佳。然唐人詩
云世間何處無風月。才到僧房分外清。亦此意也。
欲道古人所不道信矣。其難矣。紫芝又有詩云野
水多於地。春山半是雲。世尤以為佳。然余讀
其華所載唐詩兩句。皆有之。但不作一處耳。唐僧
詩云河分岡勢斷。春入燒痕青。有僧嘲其踏襲云
河分岡勢司空曙。蒼入燒痕劉長卿。不是師兄偷
古句。古人詩句犯師兄。此雖戲言。理實如此。作詩

者豈故欲竊古人之語以為己語哉。景意所觸自
有。偶然而同者。蓋自開闢以至於今。只是如是。風
花雪月。只是如此。人情物態。

徐孺子

伯夷不立於惡人之朝。不與惡人言。可謂離世絕
俗矣。然不念舊惡。未嘗流於刻薄也。柳下惠視祖
禡裸裎焉。能說我可謂和光同塵矣。然不以三公
易其介。未嘗流於苟賤也。此其所以為百世師歟。
東漢徐孺子矯矯特立。諸公薦辟皆不就。然及薦

碎者死。爰鷄漬酒萬里赴。於清高不混俗之中。有忠厚不忘恩之意。其為東漢人物之冠冕不亦宜乎。

玄真子圖

山谷題玄真子圖詞所謂人間底是無波處。一日風波十二時者固已妙矣。張仲宗詞云釣笠披雲青嶂曉。檝頭細雨春江渺。白鳥飛來風滿櫂。收綸了。漁童拍手樵童笑。明月太虛同一照。浮雲泛宅忘昏曉。醉眼久看朝市鬧。烟波老。誰能惹得閒煩惱。

愴語意尤飄逸。仲宗年逾四十即掛冠。後因作詞送胡澹庵貶新州。秦檜亦得罪。其標致如此。宜其能道玄真子心事。

責將帥

自古夷狄盜賊之禍。所以蔓延滋長。日深一日。其終或至於亡國者。皆將帥之臣玩寇以自安。養寇以自固。譽寇以自重也。故杜少陵詩其於王室播遷之禍。每之深責將帥。如云將帥蒙恩澤。兵戈有歲年。至今榮華主。何以報皇天。又云登壇名絕假。

報主爾何遲又云天地日洗血朝廷誰請纓又云
獨使至尊憂社稷諸公何以荅昇平皆是意也然
將師之不用命實由放朝廷賀御操縱之無法古
人云譬如養鷹飽則颺去宋太祖之御諸將有守
邊一二十年而不遷官者蓋謂扞禦免侵軼特僅
不失職耳非有戰勝攻取官固不可妄遷也至於
曹彬之平江南功亦不細矣然使相之除終至吝
惜止於賜錢百萬而已夫太祖豈食言之君而曹
彬亦豈飽則颺去之人哉英君諠辟遠慮微權衆

人固不識也近世以來將帥守邊僅免侵軼及至
歲終則論功行賞屢遷不一遷不知使其能掃清
關河哭單于於陰山又將何以賞之少陵詩云今
日翔鷹馬先宜駕鼓車無勞問河北諸將覺榮華
言雖翔麟之馬亦必先使之駕鼓車由賤而後可
以致貴今諸將驟登貴顯如馬之未駕鼓車而遽
駕玉輅安於榮華志得意滿無復驅攘之志河北
叛亂決難討除無勞問也又云雜虜橫戈數功臣
甲第高亦此意

鶴林玉露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又及有人之請... 未幾... 言... 且... 國... 以... 以...



新刊鶴林玉露卷之三

以下文字... 卷之三...

